

◇ 负喧沉 解良专栏



解良,辽宁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小说、散文作品见《小说月报》《北京文学》《长江文艺》《小小说选刊》《散文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草原》等期刊。出版小说集《兴京街》、散文集《赫图阿拉的月亮》等。现居北京。

给外孙女读的第一本画册是《小马过河》。

“你多大了?”
“一岁半。”

小区里,带孩子的大爷大妈来自天南地北,大家在小区内不期而遇,通常会问你家孩子多大?外孙女刚二十一个月,她嫌回答“二十一个月”句子太长,坚持自己“一岁半”。这样笼统的回答持续了一段时间。

外孙女刚咿呀学语,就拥有了一大堆画册,妈妈、爸爸、姥姥轮番给她读,我选《小马过河》是因为她属马。她不会安静地让你读给她听,手不停地翻画册,几下就翻完了。为吸引她注意听讲,我丢掉画册,绘声绘色地讲:“从前,有一匹小马,妈妈叫它把一袋麦子送到河那边去……”我“咯嗒咯嗒”学马蹄声,到河边即“哗哗”象声流水,讲到老牛学牛哞,说到树上的小松鼠,一只手扬起来“哎呀呀”地学小松鼠招呼小马的样子。再给她讲

读童话

小马过河,不等我开口,她就扬起手“哎呀呀”学树上的小松鼠。还没到河边,就“哗哗”比画,一提牛伯伯她就学“门儿——”

读腻了《小马过河》,再换《蚯蚓的日记》《母鸡萝丝去散步》,少儿画册版的《唐诗三百首》,我想渐渐培养她对世界著名童话的兴趣。她爸爸出差给她带回的礼物,是国际插画大师斯文·奥托的油画典藏版的《安徒生童话》,我也给她买了一本《格林童话》。也许她年纪还小,听不懂这么深奥的文学作品,《格林童话》她只记住了猫骗老鼠“合伙”偷吃猪油的故事,《安徒生童话》她只愿意翻看里边漂亮的插图。给她读《丑小鸭》,她有点排斥,我刚开始读:“夏天到了,乡间的景色多美呀……”她就笑嘻嘻地打断我:“多绿呀!”

也许,要她喜欢上童话需要时间。

上了幼儿园以后,外孙女喜欢给她读《脑筋急转弯》《儿童好奇心大

进科》《恐龙星球大揭秘》,上了大班,又开始喜欢《十万个为什么》《翻翻自然》,有一段时间经常抱着几本《米小圈》让我给她当睡前故事。我怕米小圈的一些“调皮捣蛋”的行为被她模仿,总想把她的兴趣引到童话上来。她说,不不不。

我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岔,让她对童话不感兴趣。有一晚,爸妈加班,她到楼上来睡觉,叫我讲故事。我说,我空口给你讲一个,非常有意思,你听完可以给小朋友讲。我先讲老掉牙的山里有座庙,庙里有口缸,让她笑得不行。再讲一个,我摘要讲有趣的硬核,有个皇帝被骗子骗了,什么都没穿,却以为自己穿了一件漂亮的新衣。真的?那当然。讲完了我才告诉她这是安徒生的童话《皇帝的新衣》。她再来楼上睡觉,我问她读《皇帝的新衣》可以吗?她说,可以。给她读了几次之后,她就会模仿书中的句子:“他实在是没有穿什么衣服呀!”最后所有的老百姓都说。”

◇ 门前草木 毕亮专栏



毕亮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1985年生于桐城市某乡村,现居伊犁。出版有散文随笔集《如看草花:读汪曾祺》等四部。曾获第四届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。

看周华诚的《草木滋味》,有一篇《紫云英》,看描述,越看越像我老家为了肥田而种的花草。翻找微信朋友圈,发现了几张2016年3月26日在外公他们村里拍的花草照片。当时便有人指出那是紫云英,只是我未注意

前些年,花草种得多,在尚嫩时,大多割了喂猪,可以省下些粮食。也不是专门去割,从田畈里回来,顺手搂一筐花草放竹箩里带回来。或顺手搂几把,往鸡舍里一扔就不管了,任大鸡小鸡乱啄。

花 草

印象中,没吃过清炒花草,或者花草其他什么做法。花草正嫩绿的季节,家里也是不缺蔬菜的。家常青菜尽有,吃不完的都扔到猪圈里,让猪也改善伙食。

很多年没有在春天回过老家了,几乎都忘了花草。本村的田都荒在野里,偶有几亩地还顽强地种上庄稼,用的也多是现成的化肥,谁也懒得为了沤肥而去种花草了。倒是在外公他们村庄,还偶有几畦田里种着花草,那时花开正盛,连种了大半辈子田的父亲都感到新鲜,他也没想到还会有

人家种花草。准备掐些花草头回去做菜,终因花草面积太小、又开始泛老而作罢。掐的一小把也没舍得扔,带回去让几只鸡享了口福。我也因此错过了一次吃花草的机会。

一个雨后,我专门跑到花草田里拍了几张花草的照片,顺手发到了微信朋友圈。十几日后,外公久病而去。他的遗体在送往殡仪馆的路上,也经过了我曾拍照的花草田。

现在,在新疆的雪夜,故乡早已春暖花欲开。草木又春,只是人已逝。

味 道

一道菜,就想起来。”他顿一下,说:“那一年在九龙,我看到一棵桑树上的青果子,叫孙子向主人讨来几粒吃,也是那么酸涩,就想起你们猴子一样爬到我家的桑树上,吃得牙齿酸软,也想起我的母亲站在树底下,摇着头叹息‘就不能再等等啊!’可我哪里等得及。”我们都不说话,屋外的桑,沉静地绿着。

大伙劝他赶紧趁热尝尝,太公夹起一块茄子,大伙都拿着筷子,紧张地看着。太公闭眼咀嚼,没有说话;再夹起一条小鱼,也是如此。如此者五六次。大伙都等着他说点什么,他放下筷子,说道:“好吃。难为你们了。”孙媳妇们松了一口气。

晚饭后,晚辈们都散了,我和蔡叔陪太公到田野里走走。天空深远如昔,田地里依然庄稼葳蕤,依然草木清芬,萤火虫依然携着灯笼飞行,虫鸣稀疏,蛙声几不可闻。蔡叔说:“先生,我们回去吧!”太公说:“到处都一样,都用化肥农药了,菜都是一个味了。”我说:“太公,明天我做给你吃。”太公摆摆手,说:“心领了。食材变了,即使做法

不变,味道也找不回来了。”

太公要回香港了。那天中午,我们坐在前院说话。前村九十五岁的施老太拄着棍,挎着菜篮子蹒跚路过。她是个孤寡老人,无儿无女,太公忙过去招呼,老太太已经不认识他了,耳朵全聋了。她的篮子里,一把参差不齐的苋菜,一大捧虫密集的蚕豆。他凑近老太的耳朵,大声问:“怎么现在还有蚕豆啊!”老太太答非所问:“你都要啊,那就给你吧!”挪进院子,倒在桌子上,笑眯眯地走了。

太公剥开蚕豆,手颤抖起来,我要帮他剥,蔡叔说:“给他自己剥吧。”太公一粒粒地剥着,很快剥好了,他要蔡叔找来针线,一粒粒穿起来,打个结,成了念珠一般的一个圈。小时候,我也这样做过。套在脖子上,招摇过市。

我烧开了水,蚕豆串扔进去,煮一会捞起来递给他,他坐在围椅里,一粒粒扯着吃。吃着吃着就流泪了,他伏在桌子上,叫了一声“妈妈”——我和蔡叔都听见了。

◇ 尘世繁花 董改正专栏



董改正,男,1975年生于安徽省枞阳县施湾村,现居安徽省铜陵。曾从事过销售、饮食、图书、教育等诸多职业,现为阅读班老师。爱好文学,主要从事散文写作,至今有百余万字作品散见于国内报刊。

周太公是我的老邻居,从香港回来前,他千方百计联系到我,让我回去陪他走走。

我和他的侄孙建军兄一起打扫了他的阁楼,将笔墨纸砚琴,都摆在书桌上,仿佛旧时光。园子里落叶都扫尽了,蝉蜕任凭它们挂在那里。建军问:太公千里迢迢回来就是为吃?我笃定地点头。

建军满心嘀咕着去张罗了,他严格按照我的要求做了满桌子菜。

车到门前停下了,太公颤巍巍地走出来。头发全白了,他抖抖索索打量着门前的条石,看着满院的老树。老宅正炊烟袅袅,孙媳妇们正在做饭。他整理好心情,忽然顿住了,鼻翼微动,旁人不解,他也看到了他们询问的目光,哈哈笑了,指着我,说:“阿源懂我。”

桌子上摆满了时令菜。豆角、水煮毛豆、苋菜、油炸小鱼、泥鳅、黄鳝、蒸茄子、肉烧干马齿苋、肉烧干蕨菜等等,满满当当的。大伙都看着太公,太公没有举箸,悠悠说道:“许多事许多人都忘记了。有时候吃